

文白对照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资治通鉴

主編 萧枫

捌



文白对照

资治通鉴

第八册

主编 萧 枫

第一百一卷至第一百一十五卷
晋穆帝至晋安帝(公元 345—409 年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一百一卷 晋纪二十三 穆帝升平四年至海西公太和三年
(360至368年)..... (2665)
- 第一百二卷 晋纪二十四 海西公太和四年至五年
(369至370年)..... (2692)
- 第一百三卷 晋纪二十五 简文帝咸安元年至孝武帝宁康三年
(371至375年)..... (2717)
- 第一百四卷 晋纪二十六 孝武帝太元元年至七年
(376至382年)..... (2740)
- 第一百五卷 晋纪二十七 孝武帝太元八年至九年
(383至384年)..... (2769)
- 第一百六卷 晋纪二十八 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十一年
(385至386年)..... (2803)
- 第一百七卷 晋纪二十九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至十六年
(387至391年)..... (2828)
- 第一百八卷 晋纪三十 孝武帝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
(392至396年)..... (2850)
- 第一百九卷 晋纪三十一 安帝隆安元年(397年)..... (2879)
- 第一百一十卷 晋纪三十二 安帝隆安二年(398年)..... (2902)
- 第一百一十一卷 晋纪三十三 安帝隆安三年至四年
(399至400年)..... (2924)
- 第一百一十二卷 晋纪三十四 安帝隆安五年至元兴元年
(401至402年)..... (2953)
- 第一百一十三卷 晋纪三十五 安帝元兴二年至三年
(403至404年)..... (2979)

- 第一百一十四卷 晋纪三十六 安帝义熙元年至四年
(405 至 408 年)..... (3002)
- 第一百一十五卷 晋纪三十七 安帝义熙五年至六年
(409 至 410 年)..... (3027)

文白对照资治通鉴第一百一卷

晋纪二十三 孝宗穆皇帝下
升平四年(庚申、360)

春,正月,癸巳,燕主俊大阅于邺,欲使大司马恪、司空阳鹗将之入寇;会疾笃,乃召恪、鹗及司徒评、领军将军慕輿根等受遗诏辅政。甲午,卒。戊子,太子暕即皇帝位。年十一,大赦,改元建熙。

二月,燕人尊可足浑后为皇太后。以太原王恪为太宰,专录朝朝;上庸王评为太傅,阳鹗为太保,慕輿根为太师,参辅朝政。

根性木强,自恃先朝勋旧,心不服恪,举动倨傲。时太后可足浑氏颇预外事,根欲为乱,乃言于恪曰:“今主上幼冲,母后干政,殿下宜防意外之变,思有以自全。且定天下者,殿下之功也。兄亡弟及,古今成法,俟毕山陵,宜废主上为王,殿下自践

尊位,以为大燕无穷之福。”恪曰:“公醉邪?何言之悖也!吾与公受先帝遗诏,云何而遽有此议?”根愧谢而退。恪以告吴王垂,垂劝恪诛之。恪曰:“今新遭大丧,二邻观衅,而宰辅自相诛夷,恐乖远近之望,且可忍之。”秘书监皇甫真言于恪曰:“根本庸竖,过蒙先帝厚恩,引参顾命。而小人无识,自国衰已来,骄很日甚,将成祸乱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,当为社稷深谋,早为之所。”恪不听。

根又言于可足浑氏及燕主暕曰:“太宰、太傅将谋不轨,臣请帅禁兵以诛之。”可足浑氏将从之。暕曰:“二公,国之亲贤,先帝选之,托以孤嫠,必不肯尔;安知非太师欲为乱也?”乃止。

根又思恋东土，言于可足浑氏及暕曰：“今天下萧条，外寇非一，国大忧深，不如还东。”恪闻之，乃与太傅评谋，密奏根罪状；使右卫将军傅颜就内省诛根，并其妻子、党与。大赦。是时新遭大丧，诛夷狼籍，内外暕惧，太宰恪举止如常，人不见其有忧色，每出入，一人步从。或说以宜自严备，恪曰：“人情方惧，当安重以镇之，奈何复自惊扰，众将何仰？”由是人心稍定。

恪虽综大任，而朝廷之礼，兢兢严谨，每事必与司徒评议之，未尝专决，虚心等待，咨询善道，量才授任，人不逾位；官属、朝臣或有过失，不显其状，随宜他叙，不令失伦，唯以此为贬；时人以为大愧，莫敢犯者。或有小过，自相责曰：“尔复欲望宰公迁官邪？”朝廷初闻燕主俊卒，皆以为中原可图。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尚在，忧方大耳。”

三月，己卯，葬燕主俊于龙陵，谥曰景昭皇帝，庙号烈祖。所征郡国兵，以燕朝多难，互相惊动，往往擅自散归，自邺以南，道路断塞，太宰恪以吴王垂为使持节、征南将军、都督河南诸军

事、兖州牧、荊州刺史，镇梁国之蠡台，孙希为并州刺史，傅颜为护军将军，帅骑二万，观兵河南，临淮而还；境内乃安。希、泳之弟也。

匈奴刘卫辰遣使降秦，请田内地，春来秋返；秦王坚许之。夏，四月，云中护军贾雍遣司马徐贇帅骑袭之，大获而还。坚怒曰：“朕方以恩信怀戎狄，而汝贪小利以败之，何也？”黜雍以白衣领职，遣使还其所获，慰抚之。卫辰于是入居塞内，贡献相寻。

八月，辛丑朔，日有食之，既。

谢安少有重名，前后征辟，皆不就；寓居会稽，以山水、文籍自娱。虽为布衣，时人皆以公辅期之。士大夫至相谓曰：“安石不出，当如苍生何？”安每游东山，常以妓女自随。司徒昱闻之，曰：“安石既与人同乐，必不得不与人同忧，召之必至。”安妻，刘惔之妹也。见家门贵盛而安独静退，谓曰：“丈夫不如此也？”安掩鼻曰：“恐不免耳。”及弟万被黜，安始有仕进之志，时已年四十余。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，安乃赴召，温大喜，深

礼重之。

冬，十月，乌桓独孤部、鲜卑没奕干各帅众数万降秦，秦王坚处之塞南。阳平公融曰：“戎狄人面兽心，不知仁义。其稽颡内附，实贪地利，非怀德也；不敢犯边，实惮兵威，非感恩也。今处之塞内，与民杂居，彼窥郡县虚实，必为边患，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。”坚从之。

十一月，封桓温为南郡公，温弟冲为丰城县公，子济为临贺县公。

燕太宰恪欲以李绩为右仆射；燕主晞不许。恪屡以为请。晞曰：“万机之事，皆委之叔父；伯阳一人，晞请独裁。”出为章武太守，以忧卒。

五年（辛酉、361）

春，正月，戊戌，大赦。

刘卫辰掠秦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秦；秦王坚责之，使归所掠。刘卫辰由于叛秦，专附于代。

东安简伯郝昱卒。二月，以东阳太守范汪都督徐、兖、冀、青、幽五州诸军事，兼徐、兖、二州刺史。

平阳人举郡降燕；燕以建威

将军段刚为太守，遣督护韩苞将兵共守平阳。

方士丁进有宠于燕主晞，欲求媚于太宰恪，说恪令杀太傅评；恪大怒，奏收斩之。

高昌卒，燕河内太守吕护并其众，遣使来降；拜护冀州刺史。护欲引晋兵以袭邺。三月，燕太宰恪将兵五万，冠军将军皇甫真将兵万人，共讨之。燕兵至野王，护婴城自守。护军将军傅颜请急攻之，以省大费。恪曰：“老贼经变多矣，观其守备，未易猝攻，而多杀士卒。顷攻黎阳，多杀精锐，卒不能拔，自取困辱。护内无蓄积，外无救援，我深沟高垒，坐而守之。休兵养士，离间其党，于我不劳而贼势日蹙，不过十旬，取之必矣，何为多杀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？”乃筑长围守之。

凉骠骑大将军宋混疾甚，张玄靓及其祖母马氏往省之，曰：“将军万一不幸，寡妇孤儿将何所托？欲以林宗继将军，可乎？”混曰：“臣子林宗幼弱，不堪大任。殿下尚未弃臣门，臣弟澄政事愈于臣，但恐其儒缓，机事不称耳。殿下策励而使之，可也。”

混戒澄及诸子曰：“吾家受国大恩，当以死报，无恃势位以骄人。”又见朝臣，皆戒之以忠贞。及卒，行路为之挥涕。玄靓以澄为领军将军，辅政。

五月，丁巳，帝崩，无嗣。皇太后令曰：“琅邪王丕，中兴正统，义望情地，莫与为比，其以王奉大统！”于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邪第。庚申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壬戌，改封东海王奕为琅邪王。秋，七月，戊午，葬穆帝于永平陵，庙号孝宗。

九月，戊申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后，濞之女也。穆帝何皇后，称穆皇后，居永安宫。

凉右司马张邕恶宋澄专政，起兵攻澄，杀之，并灭其族。张玄靓以邕为中护军，叔父天锡为中领军，同辅政。

吕护复叛，奔燕，燕人赦之，以为广州刺史。

秦王坚命牧伯守宰各举孝悌、廉直、文学、政事、察其所举，得人者赏之，非其人者罪之。由是人莫敢妄举，而请托不行，士皆自励；虽宗室外戚，无才能者皆弃不用。当是之时，内外之官，率皆称职；田畴修辟，仓库充

实，盗贼屏息。

是岁，归义侯李势卒。

哀皇帝

隆和元年(壬戌、362)

春，正月，壬子，大赦，改元。

甲寅，减田租，亩收二升。

燕豫州刺史孙兴请攻洛阳，曰：“晋将陈祐弊卒千余，介守孤城，不足取也！”燕人从其言，遣宁南将军吕护屯河阴。

二月，辛未，以吴国内史庾希为北中郎将·徐·兖二州刺史，镇下邳，龙骧将军袁真为西中郎将、监护豫、司、并、冀四州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汝南；并假节。希，冰之子也。

丙子，拜帝母周贵人为皇太妃，仪服拟于太后。

燕吕护攻洛阳。三月，乙酉，河南太守戴施奔宛，陈祐告急。五月，丁巳，桓温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邓遐帅舟师三千人助祐守洛阳。遐，岳之子也。

温上疏请迁都洛阳，自永嘉之乱播流江南者，一切北徙，以实河南。朝廷畏温，不敢为异；而北土萧条，人情疑惧，虽并知不可，莫敢先谏。散骑常侍领著

作郎孙绰上疏曰：“昔中宗龙飞，非惟信顺协于天人，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。今自丧乱已来，六十余年，河、洛丘墟，函复萧条。士民播流江表，已经数世，存者老子长孙，亡者丘陇成行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，目前之哀实为交切。臣之愚计，以为且宜遣将帅有威名、资实者，先镇洛阳，扫平梁、许，清查河南。运漕之路既通，开垦之积已丰，豺狼远窜，中夏小康，然后可徐议迁徙耳。奈何舍百胜之长理，举天下而一掷哉？”绰，楚之孙也。少慕高尚，尝著《遂初赋》以见志。温见绰表，不悦，曰：“致意兴公，何不寻君《遂初赋》，而知人家国事邪？”

时朝廷忧惧，将遣侍中止温，扬州刺史王述曰：“温欲以虚声威朝廷耳，非实事也；但从之，自无所至。”乃诏温曰：“在昔丧乱，忽涉五纪，戎狄肆暴，继袭凶迹，眷言西顾，慨叹盈怀。知欲躬帅三军，荡涤氛秽，廓清中畿，光复旧京；非夫外身徇国，孰能若此？诸所处分，委之高算。但河、洛丘墟，所营者广，经始之勤，致劳怀也。”事果不行。

温又议移洛阳钟虞，述曰：“永嘉不统，暂都江左，方当荡平区宇，施轸旧京。若其不济，宜改迁园陵，不应先事钟虞！”温乃止。

朝廷以交、广辽远，改授温都督并、司、冀三州；温表辞不受。

秦王坚亲临太学，考第诸生经义，与博士讲论，自是每月一至焉。

十二月，戊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阳，袁真自汝南退屯寿阳。

兴宁元年（癸亥，363）

春，二月，己亥，大赦，改元。

三月，壬寅，皇太妃周氏薨于琅邪第。癸卯，帝就第治丧，诏司徒会稽王昱总内外众务。帝欲为太妃服三年。仆射江彪启：“于礼，应服缌麻。”又欲降服朝，彪曰：“厌屈私情，所以上严祖考。”乃服缌麻。

夏，四月，燕宁东将军慕容忠攻荥阳太守刘远，远奔鲁阳。

五月，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、大司马、都督中外诸军、录尚书事、假黄钺。温以抚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。坦之，述之子也。

又以征西掾郝超为参军，王珣为主簿，每事必与二人谋之。府中为之语曰：“髯参军，短主簿，能令公喜，能令公怒。”温气概高迈，罕有所推，与超言，常自谓不能测，倾身待之；超亦深自结纳。珣，导之孙也，与谢玄皆为温掾，温俱重之。曰：“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，王掾当作黑头公，皆未易才也。”玄，奕之子也。

秋，八月，有星孛于角、亢。

张玄靓祖母马氏卒，尊庶母郭氏为太妃。郭氏以张天锡专政，与大臣张钦等谋诛之；事泄，钦等皆死。玄靓惧，以位让天锡；天锡不受。右将军刘肃等劝天锡自立。闰月，天锡使肃等夜帅兵入宫，弑玄靓，宣言暴卒，谥曰冲公。天锡自称使持节、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，时年十八。尊母刘美人曰太妃。遣司马纶骞奉章诣建康请命，并送御史俞归东还。

癸亥，大赦。

冬，十月，燕镇南将军慕容尘攻陈留太守袁拔于长平；汝南太守朱斌乘虚袭许昌，克之。
二年（甲子，364）

春，正月，丙辰，燕大赦。

二月，燕太傅评、龙骧将军李洪略地河南。

三月，庚戌朔，大阅户口，令所在土断，严其法制，谓之《庚戌制》。

帝信方士言，断谷饵药以求长生。侍中高崧谏曰：“此非万乘所宜为；陛下兹事，实日月之食。”不听。辛未，帝以药发，不能亲万机，褚太后复临朝摄政。

夏，四月，甲辰，燕李洪攻许昌、汝南，败晋兵于悬瓠，颍川太守李福战死，汝南太守朱斌奔寿春，陈郡太守朱辅退保彭城。大司马温遣西中郎将袁真等御之，温帅舟师屯合肥。燕人遂拔许昌、汝南、陈郡，徙万余户于幽、冀二州，遣镇南将军慕容尘屯许昌。

五月，戊辰，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。加大司马温扬州牧、录尚书事。壬申，使侍中召温入参朝政；温辞不至。

王述每受辞，不为虚让，其所辞必于不受。及为尚书令，子坦之白述：“故事当让。”述曰：“汝谓我不堪邪？”坦之曰：“非也，但克让自美事耳。”述曰：“既谓堪之，何为复让？人言汝胜

我，定不及也。”

六月，秦王坚遣大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、凉州牧、西平公。

秋，七月，丁卯，诏复征大司马温入朝。八月，温至赭圻，诏尚书车灌止之，温遂城赭圻居之，固让内录，遥领扬州牧。

秦汝南公腾谋反，伏诛。腾，秦主生之弟也。是时，生弟晋公柳等犹有五人，王猛言于坚曰：“不去五公，终必为患。”坚不从。

燕侍中慕舆龙诣龙城，徙宗庙及所留百官皆诣郛。

燕太宰恪将取洛阳，先遣人招纳士民，远近诸坞皆归之；乃使司马悦希军于盟津，豫州刺史孙兴军于成皋。

初，沈充之子劭，以其父死于逆乱，志欲立功以雪旧耻；年三十余，以刑家不得仕。吴兴太守王胡之为司州刺史，上疏称劭才行，请解禁锢，参其府事；朝廷许之。会胡之以病，不行。及燕人逼洛阳，冠军将军陈守之，众不过二千。劭自表求配祐效力；诏以劭补冠军长史，令自募壮士，得千余人以行。劭屡以少击燕从，摧破之。而洛阳粮尽援

绝，祐自度不能守，乃以救许昌为名，九月，留劭以五百人守洛阳，祐率众而东。劭喜曰：“吾志欲致命，今得之矣。”祐闻许昌已没，遂奔新城。燕悦希引兵略河南诸城，尽取之。

秦王坚命公国各置三卿，并余官皆听自采辟，独为置郎中令。富商赵掇等车服僭移，诸公竞引以为卿；黄门侍郎安定程宪请治之。坚乃下诏称：“本欲使者公延选英儒，乃更猥滥如是！宜令有司推检，辟召非其人者，悉降爵为侯，自今国官皆委之铨衡，自非命士已上，不得乘车马；去京师百里内，工商皂隶，不得服金银、锦绣，犯者弃市。”于是平阳、平昌、九江、陈留、安乐五公皆降爵为侯。

三年（乙丑、365）

春，正月，庚申，皇后王氏崩。

刘卫辰复叛代，代王什翼犍东渡河，击走之。

什翼犍性宽厚，郎中令许谦盗绢二匹，什翼犍知而匿之，谓长史燕凤曰：“吾不忍视谦之面，若谦惭而自杀，是吾以财杀士也。”尝讨西部叛者，流失中目；

既而获射者，群臣欲离割之，什翼犍曰：“彼各为其主斗耳，何罪？”遂释之。

大司马温移镇姑孰。二月，乙未，以其弟右将军谥监荆州、扬州之义城、雍州之京兆诸军事，领荆州刺史。加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、豫八郡诸军事；并假节。

司徒昱闻陈祐弃洛阳，会大司马温于洌洲，共议征讨。丙申，帝崩于西堂，事遂寢。

帝无嗣；丁酉，皇太后诏以奕琅邪王奕承大统。百官奉迎于琅邪第，是日，即皇帝位，大赦。

秦大赦，改元建元。

燕太宰恪、吴王垂共攻洛阳。恪谓诸将曰：“卿等常患吾不攻，今洛阳城高而兵弱，易克也，勿更畏懦而怠惰！”遂攻之。三月，克之，执扬武将军沈劲。劲神气自若，恪将宥之。中军将军慕容廆曰：“劲虽奇士，观其志度，终不为人用，今赦之，必为后患。”遂杀之。恪略地至靖、浞，关中大震，秦王坚自将屯陕城以备之。

燕人以左中郎将慕容筑为

洛州刺史，镇金墉；吴王垂为都督荆·扬·洛·徐·兖·豫·雍·益·凉·秦十州诸军事、征南大将军、荆州牧，配兵一万，镇鲁阳。

太宰恪还邺，谓僚属曰：“吾前平广固，不能济辟间蔚；今定洛阳，使沈劲为戮；虽皆非本情，然身为元帅，实有愧于四海。”朝廷嘉劲之忠，赠东阳太守。

臣光曰：“沈劲可谓能子矣！耻父之恶，致死以涤之，变凶逆之族为忠义之门。《易》曰：‘干父之蛊，用誉。’《蔡仲之命》曰：‘尔尚盖前人之愆，惟忠惟孝。’其是之谓乎！”

太宰恪为将，不事威严，专用恩信；抚士卒务综大要，不为苛令，使人人得便安。平时营中宽纵，似若可犯；然警备严密，敌至莫能近者，故未尝负败。

壬申，葬哀帝及静皇后于安平陵。

夏，四月，壬午，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。以司空阳鹜为太尉，侍中、光禄大夫皇甫真为司空，领中书监。鹜历事四朝，年耆望重，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。而鹜谦恭谨厚，过于少时；戚隶子孙，虽朱紫罗列，无敢违犯其

法度者。

六月，戊子，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抚卒。抚在益州三十余年，甚有威惠。诏以其子犍为太守楚代之。

秋，七月，己酉，徙会稽王昱复为琅邪王。

壬子，立妃庾氏为皇后。后，冰之女也。

甲申，立琅邪王昱子昌明为会稽王；昱固让，犹自称会稽王。

梁州刺史司马勳，为政酷暴，治中、别驾、及州之豪右，言语忤意，即于坐臬斩之，或亲射杀之。常有据蜀之志，惮周抚，不敢发。及抚卒，勳遂举兵反；别驾雍端、西戎司马隗粹切谏，勳皆杀之，自号梁、益二州牧、成都王。十一月，勳引兵入剑阁，攻涪，西夷校尉毋丘晞弃城走。乙卯，围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。大司马温表鹰扬将军江夏相义阳朱序为征讨都护以救之。

秦王坚还长安，以李威守太尉，加侍中。以曹毅为雁门公，刘卫辰为夏阳公，各使统其部落。

十二月，戊戌，以尚书王彪之为仆射。

海西公上

太和元年(丙寅,366)

夏，五月，戊寅，皇后庾氏崩。

朱序、周楚击司马勳，破之，擒勳及其党，送大司马温；温皆斩之，传首建康。

代王什翼犍遣左长史燕凤入贡于秦。

秋，七月，癸酉，葬孝皇后于敬平陵。

秦辅国将军王猛、前将军杨安、扬武将军姚萇等帅众二万寇荆州，攻南乡郡；荆州刺史桓豁救之，八月，军于新野。秦兵掠安阳民万余户而还。

九月，甲午，曲赦梁、益二州。

冬，十月，加司徒昱丞相、录尚书事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剑履上殿。

南阳督护赵亿据宛城降燕，太守桓澹走保新野；燕人遣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宛。

二年(丁卯,367)

二月，燕太原桓王恪言于燕主晞曰：“吴王垂，将相之才十倍于臣，先帝以长幼之次，故臣得

先之。臣死之后，愿陛下举国以听吴王。”五月，壬辰，恪疾笃，玮亲视之，问以后事。恪曰：“臣闻报恩莫大于荐贤，贤者虽在板筑，犹可为相，况至亲乎？吴王文武兼资，管、萧之亚，陛下若任以大政，国家可安；不然，秦、晋必有窥窬之计。”言终而卒。

秦王坚闻恪卒，阴有图燕之计，欲覘其可否。命匈奴曹叡发使如燕朝贡，以西戎主簿郭辨为之副。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从子奋、覆皆仕秦，腆为散骑常侍。辨至燕，历造公卿，谓真曰：“仆本秦人，家为秦所诛，故寄命曹王，贵兄弟侍及奋、覆兄弟并相知有素。”真怒曰：“臣无境外之交，此言何以及我？君似奸人，得无因缘假托乎？”白玮，请穷治之；太傅评不许。辨还，为坚曰：“燕朝政无纲纪，实可图也。鉴机识变，唯皇甫耳。”坚曰：“以六州之众，岂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？”

曹叡寻卒，秦分其部落为二，使其二子分统之，号东、西曹。

荆州刺史桓谿、竟陵太守罗崇攻宛，拔之；赵亿走，赵盘退归

鲁阳。谿追击于雒城，擒之，留兵戍宛而还。

秋，七月，燕下邳王厉等破勒勒，获马牛数万头。

秦淮南公幼之反也，征东大将军、并州牧、晋公柳，征西大将军、秦州刺史、赵公双，皆与之通谋；秦王坚以双，母弟至亲，柳，健之爱子，隐而不问。柳、双复与镇东将军、洛州刺史魏公虔，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燕公武谋作乱，镇东主簿南安姚眇谏曰：“明公以周、邵之亲，受方面之任，国家有难，当竭力除之，况自为难乎？”虔不听。坚闻之，征柳等诣长安。冬，十月，柳据蒲阪，双据上邽，虔据陕城，武据安定，皆举兵反。坚遣使谕之曰：“吾待卿等，恩亦至矣，何苦而反？今止不征，卿宜罢兵，各定其位，一切如故。”各啗梨以为信。皆不从。

代王什翼犍击刘卫辰，河冰未合，什翼犍命以苇绁约流澌。俄而冰合，然犹未坚；乃散苇于其上，冰草相结，有如浮梁，代兵乘之以渡。卫辰不意兵猝至，与宗族西走，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还。卫辰奔秦，秦王坚送卫辰还朔方，遣兵戍之。

三年(戊辰、368)

初,燕太宰恪有疾,以燕主晞幼弱,政不在已,太傅评多猜忌,恐大司马之任不当其人,谓晞兄乐安王臧曰:“今南有遗晋,西有强秦,二国常蓄进取之志,顾我未有隙耳。夫国之兴衰,系于辅相。大司马总统六军,不可任非其人,我死之后,以亲疏言之,当在汝及冲。汝曹虽才识明敏,然年少,未堪多难。吴王天资英杰,智略超世,汝曹若能推大司马以授之,必能混壹四海,况外寇,不足惮也;慎无冒利而忘害,不以国家为意也。”又以语太傅评。及恪卒,评不用其言。

秦魏公度以陕城降燕,请兵应接;秦人大惧,盛兵守华阴。

燕魏尹范阳王德上疏,以为:“先帝应天受命,志平六合;陛下纂统,当继而成之。今苻氏骨肉乖离,国分为五,投诚请授,前后相寻,是天以秦赐燕也。天与不取,反受其殃,吴、越之事,足以观矣。宜命皇甫真引并、翼之众径趣蒲阪,吴王垂引许、洛之兵驰解度围,太傅总京师虎旅为二军后继,传檄三辅,示以祸福,明立购赏,彼必望风响应,浑

壹之期,于此乎在矣!”时燕人多请救陕,因困关中者。太傅评曰:“秦,大国也,今虽有难,未易可图。朝廷虽明,未如先帝;吾等智略,又非太宰之比。但能闭关保境足矣,平秦非吾事也。”

魏公度遣吴王垂及皇甫真笺曰:“苻坚、王猛,皆人杰也,谋为燕患久矣;今不乘机取之,恐异日燕之君臣将有甬东之悔矣!”垂谓真曰:“方今为人患者必在于秦,主上富于春秋,观太傅识度,岂能对苻坚、王猛乎?”真曰:“然,吾虽知之,如言不用何?”

三月,丁巳朔,日有食之。

秋,七月,王鉴等拔上邽,斩双、武,宥其妻子。以左卫将军苻雅为秦州刺史。八月,以长乐公丕为雍州刺史。

九月,王猛等拔蒲阪,斩晋公柳及其妻子。猛屯蒲阪,遣邓羌与王鉴等会攻陕城。

燕王公、贵戚多占民为荫户,国之户口,少于私家,仓库空竭,用度不足。尚书左仆射广信公悦綰曰:“今三方鼎峙,各有吞并之心。而国家政法不立,豪贵恣横,至使民户殫尽,委输无人,

吏断常俸，战士绝廩，官货粟帛以自贍给；既不可闻于邻敌，且非所以为治，宜一切罢断诸荫户，尽还郡县。”燕主晞从之，使馆专治其事，纠撻奸伏，无敢蔽匿，出户二十余万，举朝怨怒。

十二月，秦王猛等拔陕城，获魏公度，送长安。秦王坚问其所以反，对曰：“臣本无反心，但以弟兄屡谋逆乱，臣惧并死，故谋反耳。”坚泣曰：“汝素长者，固

知非汝心也；且高祖不可以无后。”乃赐度死，原其七子，以长子袭魏公，余子皆封县公，以嗣越厉王及诸弟之无后者。

加大司马温殊礼，位在诸侯王上。

是岁，以仇池公杨世为秦州刺史，世弟统为武都太守。世亦称臣于秦，秦以世为南秦州刺史。

〔译文〕

晋纪二十三 孝宗穆皇帝下
升平四年(庚申、公元360年)

春,正月,癸巳日(二十日),燕主慕容俊在邺都大规模地阅兵,想要派遣大司马慕容恪和司空阳骛率他们攻击晋朝;正赶上病情严重,就召恪、骛和司徒慕容评、领军将军慕容𡩇根等接受遗诏,辅佐朝政。甲午日(二十一日),燕主去世。戊子日(十五日),太子慕容暕继承皇帝位[按《长历》,这一年正月,甲戌是朔日(初一)。如今俊在甲午日(二十一日)去世,则戊子日(十五日)在甲午(二十一日)日前,太子就位大概是在戊戌日(二十五日)。]年纪才十一岁;大赦,更改年号为建熙。

三月,燕人尊称可足浑后为皇太后。任命太原王慕容恪为太宰,专权掌管朝廷的政事;上庸王慕容评为太傅,阳骛为太保,慕容𡩇根为太师,参预辅佐朝廷的政事。

慕容根的本性质朴倔强,自以为是先朝有功勋的老臣,心里不服从慕

容恪。当时太后可足浑氏甚至干预朝廷的政事,根想要起事,就向恪建议说:“当今主上年纪幼小,母后干预朝廷的政事,你应该提防意外,思考能够保全自己的方法,而且天下能够安安全全靠你的功劳。哥哥死了弟弟继承君位,是早有的法令,等到皇帝安葬完毕,应该废主上为王,你自己继承皇帝的尊位,以便为大燕谋取无穷的幸福。”恪道:“你喝醉了吗?怎么说出这样悖逆的话?我和你共同接受先帝的遗诏,为什么有如此的想法?”根惭愧谢罪而退下。恪把这件事情告诉吴王慕容垂,垂劝恪除掉他,恪说:“现在先帝刚去逝,晋、秦二邻都在窥伺衅隙,而太宰和三公互相诛杀,恐怕违背了远近人们的仰望,可以暂且忍耐。”秘书监皇甫真向恪建议说:“慕容𡩇根原本是一个平凡的小人,由于过分蒙受先帝的厚恩,才召他参与顾命大臣。可是小人没有